

三十三年落花夢



華
庚



三十三年落花夢

落花夢醒

吉野山之花，無聲而散乎？雖然，因風而散者，其有不自由之感乎？是故，見花開如錦而喜，或見落花如潮而樂，十人十色，百人百色，千人千色，人各異其感而不異其情。意者花獨無心耳，余其爲花乎？

爲花可也，爲枝頭之花，潔與白雲競觀可也，爲方散之花，皎與白雪爭飛亦可也。但此皆屬余過去之夢想耳。夢去無痕，春來隔世，余其爲沾於泥塗之落花哉？

嗚呼！半生夢醒，而獨懷落花，則於鬢絲禪榻之間，對鏡而笑曰：『君之容貌如此軒昂，而何其無爲之甚耶？君之風度如此奇，而手腕何如錐？君之慾望如此大，而心光何如豆？君之行爲如此磊落，而性情復何如婦女？君終爲天下之不英雄乎？』

呼！不英雄哉！天下不英雄，惟君與余耳。』乃共唱落花之歌，共奏落花之曲，不知花之夢爲余，余之夢爲花？夫花與余終必有緣矣。嗚呼，君乎！嗚呼，余乎！

故鄉之山川

雖然，余母猶以高齡而在故鄉也。若聞游子唱落花之歌，將起如何之感乎？余之妻子，亦在故鄉，停辛竚苦，而遠慰羈旅之夢，若聞征夫奏落花之曲，又將下如何之涕乎？歸乎，歸乎！市藏兵吉，將以爲如何乎？歸則故鄉之山川，若何而歡迎乎？

距加藤州之銀杏城西北十餘里，有小村，曰荒尾村，民雖貧而純朴，地雖瘠而占形勝。余生於村之氏族，古所謂鄉土之家。嘗朝眺小岱，八郎行平之居，城七面峯於東，夕望肥前之溫泉，多良二峯於西，俯仰放大聲而歌：『英雄起處地形好。』覺萬峯迴首，四山響應，神來如贈，興往如答，以爲他日必不負所期望，而今若此！嗚呼！地形之負余歟？余之負地形歟？抑爲英雄者，將如何乎？

余之家庭

語曰：『家庭之教育，作一生之運命者也。』余信之，余如何？

傷哉，孤露之身乎！余年十一，而父逝世，其行事不可得詳也。然余父實抱英雄之特性，開鑿劍場以教子弟，手丸丹藥以惠村中之老且病；時醉酒發大聲，唱大歌，酣嬉淋漓，罵譏而不懼，此猶得諸記憶者也。而余所最印於腦而刻不忘者，則撫余頭而笑曰：『爲大將爲豪傑，』又以金錢爲多穢而叱之曰：『慎無中銅臭之毒！』之二事也。母承父志，教育相同。而余之親族，皆以長兄前車煽余。蓋長兄於明治初年，主張自由，民權，浪跡四方，入西鄉鹿耳之塾，十年與於革命而戰死者也。余時雖未知「大將」，「豪傑」爲何人，「自由」，「民權」爲何物，而思之如嬰兒之求乳，幼稚之望恩物也。又以爲官吏與兵卒，爲上帝罪惡不幸之府，社會與民黨，乃神聖而兼高尚之法團。雖賊軍謀叛，余極表同情，欣然據之，以爲心得。

余之同胞，男八，女三，余最幼，諸兄皆天，至父歿，僅存二姊二兄與余。二姊已嫁，二兄學於近鄉之某私塾，而余入近村之小學校，習字作文，每喜用自由，民權等字。

年十五，入中學校，放任自由，狂態可掬。夫余，先天的自由，民權家也。富士之山可移，黑江之水可竭，而余志不可改。雖觸校長教員之怒，受同學之疾視，而余自信如是，則所行亦如是。

余在中學，長兄遊學於東京，二兄遊學於大坂，家產故不豐，父又不事家庭經濟，喜卹貧民，客遠人。至晚年，家政中落，而母以一女子身襲其後，能給資使三兒遊學，節衣縮食，望茶如飴，余歸省時，輒見典質器物，背面涕泣，已復強笑而課余學之進步與否，卒能打破難關，使余等皆受學校教育之益。母之德，厚矣！浪迹江湖，論交海外，英雄豪傑，一事無成，非獨無顏見五大洲士，抑亦何以對吾母哉！

中學校及大江義塾

世界敗類之人，莫如學未成，而預計吾異日當爲何官，就何職，歲得俸若干，鎊足，以瞻孤雛，嚇腐鼠，此爲人道之最下級，而不意中學校之學生，語其志望，皆如是！蓋「官」與「吏」者，泥棒也，惡人也，人道之姦賊也，自由民權之公敵也，彼等與余志

望不同，時相齟齬，呼余爲「賊」。悲哉！四面皆官軍，而賊軍僅余一人。不惟不能進而與之戰，且不得不退立於防禦之地位。又教員中有敗類二人，以自由民權家而受其教授，猶乞憐於敵而得糧，其不可以久矣。此感一起，如百怪入場，芒角四出，乃自楚歌聲裏，突然飛躍而出重圍之外，當時於頑迷，守舊之風塵莽莽中，有別樹一幟於詫麻原頭，以鼓吹自由民權，而養成學生之人格者，則「大江義塾」是也。

大江義塾者，德富蘇峯先生所開之家塾也。先生不惟鼓吹自由民權，其教育亦以自由，放任爲主義，門弟子呼爲先生不應，而使呼其名，故余等不呼爲德富先生，而曰猪一郎。課程雖定於猪一郎，而不別置塾規，由塾生議設，此所謂自治之民也。猪一郎口角飛沫，津津講法國革命史，滿座肅然。至佳處則眉飛色舞，或脫幘投地，拔刀起擊柱，猪一郎亦不制，使余有「此間樂不思蜀」之心。然余有可驚者一事：則土曜日之演說會也。塾生年長者無論矣，十二三齡之童子，亦出爲演壇之辯士，說克林威爾，華盛頓，耀伯斯比爾，丹敦，可布亭，布拉依脫，皆振手動眉，淋漓傾倒，

實足使先天擊自由民權家面黯淡無顏色。雖然，余先天自由民權家也，余所知者，「大將」豪傑，與賊軍謀叛，一日不可離自由民權，相依爲命，而不知其他，何有於克林威爾諸人。進登演壇，無事可言，乃託病謝之，或登山逃之，先天的自由民權家，於茲亦可謂窮矣。

雖然，大江義塾者，余之理想鄉也；自由民權之天國也；余甚喜之。所憂者，演說之例耳。託病逃者屢次，終不可以已，於是自掩所短而爲之說曰：『迫於必要，則人盡得爲雄辯家，豫修練之者，藝人之事也。』嗚呼！『山寒欲動不動雲，石壓將崩未崩雪。』余先天的自由民權家之價值，卒賴此說以自高，終以不墮。

余既以演說文章之修練，爲藝人之事，則六十有餘之同學生，無一不爲藝人，余何事而懼。於是一敬畏之旋渦滅，而一輕蔑之旋渦生，生生相續，旋旋不已，無何而又有一疑問浮現於腦，以爲彼等敵自由民權於口，聲聲如杜宇之血，豈感物而鳴，抑果出於莖之衷情而然乎？余得此疑問，廢書忘寢，終不自信，乃就塾中第一之

熱誠家而求解釋曰：『君之熱誠，余知之矣。但以一死報國民之言，其爲自動力，抑爲被動力？果爲道德所激發，或爲功名心所驅使？願君爲我一吐其真情！』彼啞然而笑曰：『人豈無名譽心乎？人間之活動，唯爲此也。若我則渾身是名譽心，此可掬以示我同志者。』余聞而適然驚曰：『猪一郎何如？』彼曰：『猪一郎者，名譽心之熱力，更漲高於吾輩一度。』彼見余有失望之色，若慰者而謂余曰：『男兒生世，知有建大功，揚大名而死耳，他何慮！』然此言也，益不足以慰余心。余於此時，旋渦亂起，竊自以爲凡爲國家人民而死者，爲賣名而死者也，非猶是一種之利己主義乎？夫飲羊之徒，不如屠狗，名士死青山，而貪夫亦狗金穴。彼等皆所謂詐欺漢也。猪一郎猶如是，則天下士可推而知！余於是爲獨斷的推理家，虎虎自是，不但蔑視同學，且蔑視猪一郎，不但蔑視猪一郎，且蔑視天下之有志家，及古今中外英雄豪傑。既而胸中又一旋渦起，反觀自省，不知自由，民權之何物，而如何說之。不辨權利平等之何狀，而如何唱之。余爲自由，民權之奴隸，空揮淚而說自由，民權，甯非劣於同學

乎？余乃以蔑視同學之心，而自蔑視。嗚呼！虛我擲去，真我不來，心如斷絲之紙鴛，海天無際，漂蕩隨風，若聽其所之，而休究厥歸結，終爲自棄！以爲人生五六十一年，唯任意欲情動而了此一生耳。取鏡照人，迴面而發見自己之醜不自知，而入於哲學之疑問也。

自棄者，墮落之先進，天下至險之景象也！彼無所求，無所欲，故無所爲。自棄者，又無形之自殺也。於是遂胸中一片之悲愁，而生精神一點之苦痛，苦更逐苦而生迷，迷苦錯綜，盲進不退，於是窮大失其居，故於自棄之心，實燃有哀衰之情，幸有此情燄之燃，而此燄一與真機相觸，卽闕然而入於道，否則終自燒死耳。然則自棄者，非致命症，是生死一髮之歧路也！唯有運命神以監視之耳。

余爲自棄之卵子，而立此至險至苦之地，果何所爲？既脫名譽之羈絆，破道義之壁壘，無是非，無善惡，以好酒而痛飲於酒樓之上，以嗜食而大嚼於屠門之前。且年少風流，思求彼美，千金買笑，苦無纏頭，乘自棄之烈火，雖爲盜亦所不惜，然幸不

入魔，斯慾未遂，此余所回顧而自賀，且以自慰耳。

余在自由鄉之大江義塾，今轉爲此身之不自由鄉也。彼自由民權之詐欺漢，及名譽之奴隸，見余日必壓酒肉，佯狂而歸，冷嘲熱罵之不已。自棄卯子，亦蔑視此公貳，不屑與辨，一旦不安厥屋，遂浩然長嘯，辭大江義塾而出。

自棄卯子之反動

余以自棄之大決心，立於紅塵間，運命之神，將如何遇余乎？余之退學而出也，遇同鄉之友，共居客邸，彼等說自由民權之可貴，復說忠孝仁義之可尊。復及燕瘦環肥，倡條治業之可羨。口角飛沫，雜奏不倫，時暖酒小酌，乘醉出行，彼不知余有自棄之大決心，故始而秘之，終乃誘之。嗚呼！余既有此決心，何爲不以是爲自棄之息壤哉！然終斷斷拒之，而不自知其理由，遂去客邸而寄宿某私塾，與彼等絕交。

天不欲使英雄終老於無何有之鄉，則必有以磨練之，摧折之，遊戲之，離奇變

化，終歸於最後之一點而後已。余今非其時也。回首當年，欲爲文人，爲學者，爲大將，爲賊軍，爲花和尚，爲濟顛僧，爲登徒子，而皆不成，今處某私塾，一以厭棄友人之言，行，一爲余之經濟作然。則以育英之學校，而居自棄之卯子，避四五可厭之友人，而反與四五十可厭之友人處，乃屢發「我瞻四方蹙蹙靡聘」之嘆，雖窮屈不自由，鄉之大江義塾，自由，民權，詐僞漢之舊同學，亦屢入自棄卯子之夢。嗚呼！關塞極天，江湖滿地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！自棄之卯子，再變而爲不平動物，三變而爲厭世之人，雖世界風雲，春秋花月，獨此心地之間，大千塵廓，衆萬陰沈，如死灰之不復然，槁木之不復蘇，絞聲伏泣，余其爲楚囚以終老哉！

爲耶穌教徒

莊子曰：『逃空虛者，聞人足音蹙然而喜，而况乎兄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？』諒哉，善道人情之言。余當自棄之時，偶得非詐僞漢，色餓鬼之友一人，日與策杖，瞻帝城春樹之勝，日曜夕，復爲嚮導過耶穌教會堂，入聽其所唱讚美歌，亦明明，亦

清愴，瀏然如振秋玉，不覺使余心逸塵埃而無滓；及聞其所說之上帝存在論，不覺使余有如望光明於暗夜之感。說教既終，又讀排哀勃爾一節，不覺使余魂魄近之而哀，遠之而益哀，如悲如嬉，起一種不可言之感想。出堂，即購排哀勃爾與讚美歌讀之；又探宣教師所讀一節而讀之曰：『目爲身之光，目瞭，則全身明；目眊，則全身暗；是故爾無憂世之黑暗也，先去暗於而心！』又曰：『告爾等！爲生命而慮食，爲身體而慮衣，勿憂慮，非生命糧自優，身體衣自優者乎？爾見天空之鳥，不爲稿，不蓄於倉，然爾之天父，養之而自給，爾等較之而孰勝？誰得以煩憂而延其生命者乎？』言言語語，皆如銳劍之芒，刺余於心，句句節節，無不爲余澹通生命之活泉。余悲喜交集，泣而讀，讀而泣，徹夜不寐，陰氣沉沉而來襲心，則運命之神，或者其猶未棄余歟？

自棄之卯子，一變而爲希望之兒。一週日間，讀排哀勃爾，不遑交睫，讀『人若見婦女而起肉感者，衷心以爲姦淫也。』與『若右之目，陷爾於罪，則拔出而棄之。』等句，不覺震慄。而至讀『終荷重負者我。』與『誰求其兒淚痕而與以石乎！』

等語，不自知其雀躍也。彼色餓鬼，安能參此消息乎？色餓鬼，爾不知毀譽之外，有道義，余今得認之；不知肉體以外有靈魂，余今得邇之；不知有爲神於人間之上，余今得捉之。公等逐粉脂之臭，而余從藐姑射山之神人以游。余自此遠矣！今我非昨我，任千百輩之詈罵嘲笑，余終無所見，無所聞。

下日曜，復往聽之。既畢，出教會堂，感情滿胸，獨尋歸路，忽有人叩余肩，回顧，則宣教師也。謂余曰：『卿可爲實受神惠之人，神必救卿！我名甫希耶，居於築地之四番館，如不棄，請枉駕共談教宗。』乃取一小冊授余，袖之歸，乃基督教三綱領，中分神之存在，人間之罪惡，及基督之贖罪，意簡說明，爲斯道之初學本。

翌日，往訪甫希耶師，彼喜迎入，紹介其細君子女。師爲余作排哀勃爾之講義，細君爲余教授英語之初步，余自是日就學於築地四番，無虛日。

流光似水，櫻花已謝，而榴火將明，甫希耶師挈家避暑，遂與余別。時聞舊師猪一郎在芝浦，往謁之，叩近狀，余以熱中耶蘇教對，師大喜，勸余至其寓，且紹介其友

小崎師。余自是得入小崎師之門，每日從芝浦寓所至其處，以求孟晉於耶蘇教之道。

暑假已過，學校復開，學生皆來京就業，余亦辭私塾而入早稻田專門校。當時猪一郎決閉大江義塾，而駐東京。塾生隨之者頗多，入專門校者亦不少，回首前塵，墜歡如夢！當時余與舊同學生四人，以月費不給，另僦屋於豐島村，炊爨自給，茹苦而甘，人稱之曰「五貧軒」。余每日躍赴小崎師之番町教會，研究至道。嗚呼，古昔蓋世英雄自命之人，往往不轉瞬而課虛求寂，余方盛年，已蹈此境。讀『不信平生臂鷹手，挑燈間數佛前錢』之句，未嘗不撫心長歎，寄一掬同情之淚也！

余以方盛年華，皈心清教，戰勝芻豢之場，課功微芒之隙，時則余年既十七矣。小崎師勸余受洗禮，余甚願，惟念余之問道，皆甫希耶師之功，則今宜就甫希耶而入之，以此情告小崎，小崎似可。徐謂曰：『甫希耶所屬之教派爲浸禮會，於其教會政治，略近吾派，但就洗禮之義有費事耳，宜從君之欲。』余乃知耶蘇教有八家，九

宗之別，乃就問理由，而擇組合派，採其教會政治之共和，與信仰條目之自由，而受洗禮。嗚呼，向所擲之自由，民權，今如已墮之胎，絕而復蘇。唯余亦不自知其何以然。然至此，而余與自由，民權，乃如並核之仁，不可割孽。

余偶歸鄉，說母入道。再至東京，二兄與其友矢戶君，皆自大阪來，居麴村之客館，余亦共居。常見彼二人避余密談，心訝之，不敢言，唯乘時觸機，力說吾道以引入之。彼謂余曰：『宗教之事，固爲重要，然吾今大事在心，無暇研究。夫黃鵠一舉，見天地之方圓，斥鷃藩籬，安知其志！』余曰：『世事已成黑白棋，禍福正如反覆手。天下重大事，孰有過於立命者？』乃緝排哀勃爾，摘示其言曰：『人若得全世界而失生命，有何益乎？』以鞭之。彼乃熟讀反復，若有動心。少頃，慘然謂余曰：『汝以冷炭置吾腸，吾欲棄汝之忠言，達己之目的，而熱力不繼，汝之力大哉！雖然，孺子可教也。』乃吐其胸中秘密之義，屏人握手，而告余曰：『今日世界之現狀，一弱肉強食之修羅場，強者逞其暴威，則弱者之權利，自不得不供龍虎之啖食，犬狼之搏噬，此豈可漠』

視之哉！爾誠愛好自由，民權亦知自由，民權乃誕生於強權之下，兩強不能相消，而可以相平；而相平之初，則非擲可驚之代價，終不能有恢復之一日。今者歐亞交通，而以日本爲之關鍵，然而區區浮海蜻蜒洲，決不能以有爲。而亞洲運命之岐路，懸於隔海之支那；支那雖衰，地廣漠，人衆多，物殷富，歐洲所謂東方睡獅國，苟撞鐘伐鼓以醒之，傾太平洋水以浴之，振鬣舞爪，以與吾日本相提攜，則恢復權利之策也。「一輪紅日東方湧，約爾黃人捧海王之祖天神種，足踏全球動！」非謬言也。時無英雄，非戰之罪，舉而措之，猶反手也。故余數年來，決意入支那，徧物色英雄而說之，若得其人，則願執犬馬之勞，不得則欲自立而任之，使亞陸風雲，卷舒於三島之掌握，豈非驚天動地之事哉！已與一友約，竊爲入清之備，原期不汝知也。今聞汝之言，心甚不安，力命相爭，吾不能造列禦寇而質之。嗚呼，吾復爲五里霧中之人哉！自此每日攜排哀勃爾，獨驅出郊外，逐求立命，終爲斯道之人，入清之志望，亦幾消滅矣。而余此時腦界，反留支那印象，以爲入支那而爲傳道師也，千里之行，起於足下。

余之得窺見歐亞大局之關係，於彼國運命之重且大者，至今猶感二兄之賜也。

思想之變遷與初戀

當時一兄病在家，書來告余，余與二兄歸鄉。參商久闊，燈燭一堂，皆爲侍母之身。余與二兄，乃以耶蘇教說服一兄，一兄以道理主義應之，論鋒一交，銳不可屈，母常在傍傾聽，久之，家庭之婢僕，隣里之子女，皆來研究，廢淫鄙之謠俗，唱清愴之讚美歌，而余每日曜，亦必說教，余之一家，遂爲宗教哲學之研究所。

余既熱心於博愛，平等之教，而爲家庭之傳教師，論道一室，雖貧不憂，然出門四顧，秋風黃葉，四山蕭然，野無生氣，農有菜色，上迫賦稅之論，下苦債臺之築，哀此窮氓，有數十人，磨余家訴窮狀，且乘醉吐暴言，母與兩兄，不愠而助以金，且教以處置方法，恢復權利之策，熱心溢面，皆叩頭垂淚去。嗚呼！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彼等實爲心之純者，天何酷虐，人何冤孽，而組織此不博愛，不平等之世界哉！

時余村有一農婦，名娜迦，操作過於男子，并天成之雄辯家也。余聆其談話至